

1949—1959

# 小说散文选

“热风”编辑部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49——1959

# 小說散文選

“熱風”編輯部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49—1959  
小說散文選  
“熱風”編輯部編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河東路得貴巷18號)  
福建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1號  
福州第六印刷廠印刷 福建省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10 1/4 字數234千  
1960年4月第1版 196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4,300冊

分類號：K21

統一書號：10104·227

定 價：(6)九角六分

## 前 言

“热风”编辑部

解放十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下，福建小说散文创作和其他文学创作一样，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这万民欢庆建国十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编了这部小说散文选集。我们认为这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十年来，党的文艺方针，党在每个历史时期发出的战斗号召，象光芒四射的灯塔一样，照亮了我们文学创作前进的道路。全省小说散文创作也同样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解放初期，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的方针，很快地武装了许多才开始写作的作者，使他们在刚刚踏上文学道路的时候，就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就能够遵照党的指示，深入工农兵群众生活，改造思想，加强理论学习，努力反映现实生活斗争。一九五六年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全省小说散文创作也呈现了繁荣的新景象：题材面扩大了，作品风格多样化了，作者队伍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壮大，涌现了新的工农作者，有丰富革命斗争经历的老干部也动手写了不少有教育意义的革命回忆录。党在一九五八年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立即掀起全民大跃进，出现了整个国民经济突飞猛进向前发展的新形势。这种新形势促使广大作者思想上创作上的跃进。现实生活中美不胜收的

題材，激勵作者要寫得更多更好。在黨的領導下，一年多的時間中，由於作者們的辛勤勞動，作品的數量和質量都大大提高了，使得全省小說散文創作獲得了空前的丰收。

當然，在貫徹黨的文艺方針政策，發展社會主義文學的道路上，不是沒有激烈的鬥爭的。在我省曾經出現過：“創作自由”“作家愛寫什麼就寫什麼”“人性論”“愛情是文學創作的永恆主題”等修正主義文艺思想；也出現過以攻擊社會主義為目的的所謂諷刺暴露文學，如“阿K經歷記”等等。這些東西出現後，受到文艺界和廣大讀者的駁斥，開展了文艺思想戰線上兩條道路的鬥爭。正如劉少奇同志所說：“在資產階級的政治和思想的影響還沒有肅清以前，資產階級的反社會主義的毒草總是客觀存在着的，並且總是經常以冒充社會主義香花的姿態出現。”我們必須提高警惕。我們必須高舉毛澤東文艺思想的紅旗，繼續對修正主義文艺思想開展鬥爭，以掃清社會主義文學發展道路上的障礙。

這本小說的作者都是業餘作者，他們有的是和羣眾有密切聯系的基層幹部，有的是本身直接參加生產勞動的工人和農民，他們的作品中，革命意志昂揚，旗幟鮮明，生活氣息濃厚，語言生動活潑。儘管在藝術上還有不夠完美的地方，但是看得出，很多作者是在努力探索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力圖以共產主義思想教育人民、以革命的理想鼓舞人民，積極地描寫我國社會生活的本質方面，描寫普通勞動者中的英雄人物；也可以看得出很多作者在藝術形式方面也努力創造既有民族化和羣眾化的特點又有個人獨特風格的特點。在這些方面是有一定成就的。這些作品曾在報刊發表，受到廣大羣眾的歡迎。當然，更高的成就，還待今後繼續努力。

選集包括的題材相當廣闊，有農村中各個革命階段的生活寫

照，有工业建設的热情贊歌，也有海防前綫英雄人物的頌詩，老區革命斗争的回顾……。不同的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努力及时的来反映我們絢麗多彩的现实生活。选集中四十一篇作品的样式是多样的，有的作者已經初步形成了他們独有的风格，有的作者正在勤奋的写作中，探索着自己的艺术格調。象鼎生的朴实无华饒具风趣的小說“高小毕业生”“养鸡姑娘”，郭风的充滿詩情画意激情充沛，热情歌颂新生活的散文“叶笛集”“五月的森林”都是引人入胜的佳作。

在这本选集中，我們編选了几位工农兵作者的作品。他們都是十年来在党的大力培养下出現的新生力量。王彭年、吳福兴、吳持是工人，他們原有的文化很低，只有在解放后的新中国，他們才有机会掌握文艺武器，他們写作時間长短不同，但都能在日常劳动中發現有意义的題材，写出了“考工”“女售票員的假日”“師傅的心”等有一定水平的作品。农民作者張宏康的“爱雪和明华”，通过曲折的故事情节，反映了建筑工人的生活，描写了新型的妇女形象。这篇作品，說明这位只念过二、三年私塾的农民作者在成长。吳瑞騁是一个青年农民，大跃进后才开始写小說。他的“买肥”“会后”，篇幅短小，文笔簡練，反映了大跃进中的农村生活。尤荣泰是一位海軍战士，他的“护航之战”反映了本省海防斗争的一个片断，爱憎分明地写出了敌人的萎靡頹喪，和我軍的乐观堅強。近年来，我們許多革命老干部也在百忙中写出了許多富有教育意义的革命回忆录，这些作品絕大部分都已分別彙編在革命回忆录选集中，这里我們只选了中共福建省委委員張兆汉同志的“山中十日”。

當我們檢閱了本省十年来小說散文的成就，向讀者献出这本选集时，我們更加深切地感到党的文艺方針，毛澤东文艺思想的

正确与偉大。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則，坚持文艺創造必須政治掛帥，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衡量文艺作品以政治标准为第一，文艺作品要力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的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統一；革命作家必須改造思想，必須建立共产主义世界觀；革命作家要长期地全心全意深入工农兵羣众，深入火热的实际斗争，工农羣众知識化和知識分子劳动化；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結合的創作方法；这些都是我們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发展的宝贵經驗，是毛主席給我們文艺工作者指出的正确道路。不論是新作家或老作家，知識分子作家或工农作家，专业作家或业余作家，都必須認真学习并予以实践。我們相信，只要我們的作者永远听党的話，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文艺方針和政策，我們的文学創作就会更加繁荣，我們就会涌现更多的优秀作者。讓我們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高举起无产阶级的文学大旗，在这“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好时光里，奋勇前进。

一九五九年十月

# 目次

## 前 言

## 上 輯

|              |            |
|--------------|------------|
| 早 春.....     | 何澤沛( 1 )   |
| 高小毕业生.....   | 姚鼎生( 16 )  |
| 养鸡姑娘.....    | 姚鼎生( 26 )  |
| 衬衫記.....     | 胡邦俊( 37 )  |
| 买 肥.....     | 吳瑞駢( 40 )  |
| 会 后.....     | 吳瑞駢( 45 )  |
| 夜.....       | 何 飞( 50 )  |
| 魚.....       | 林章少( 54 )  |
| 管理員老王.....   | 秦 勤( 56 )  |
| 深山里的故事.....  | 荆 石( 62 )  |
| 东海春汛.....    | 黃 予( 67 )  |
| 海燕追朝阳.....   | 王再全( 84 )  |
| 海堤的日日夜夜..... | 王 丁( 101 ) |
| 改綫的故事.....   | 黃 岑( 115 ) |
| 两个年青人.....   | 何澤沛( 123 ) |
| “小辣子”姑娘..... | 張賢华( 133 ) |
| 电 站.....     | 尙 政( 139 ) |
| 两个工人的妻子..... | 周美文( 148 ) |

|              |              |
|--------------|--------------|
| 師傅的心.....    | 吳 持(156)     |
| 女售票員的假日..... | 吳福興(168)     |
| 愛雪和明華.....   | 張宏康(173)     |
| 考 工.....     | 王彭年(182)     |
| 仇恨的力量.....   | 野 丁(189)     |
| 咬斷舌頭的人.....  | 江祖訓(193)     |
| 一家人.....     | 苗風浦(199)     |
| 护航之战.....    | 尤榮泰(207)     |
| 廈門前沿一日.....  | 方 元(214)     |
| 我和爹爹.....    | 張賢華(223)     |
| 紅色歌手.....    | 姚鼎生 陳煒萍(236) |

## 下 輯

|               |              |
|---------------|--------------|
| 山中十日.....     | 張兆漢(248)     |
| 電波傳到党中央.....  | 古 明(261)     |
| 叶笛集.....      | 郭 風(266)     |
| 五月的森林.....    | 郭 風(270)     |
| 走筆寫長堤.....    | 谷 青(279)     |
| 閩東散記(二則)..... | 姚鼎生(284)     |
| 早 霞.....      | 漸 見(287)     |
| 雪中砍柴.....     | 山上人(297)     |
| 不眠之夜.....     | 何 簪(299)     |
| 溪口村所見.....    | 王英賢 秦繼耀(308) |
| 破蜘蛛陣.....     | 張德良(312)     |
| 和台風賽跑.....    | 徐如中(315)     |

## 早 春

何 澤 沛

木水妹——一个身材苗条的年青姑娘，和她的得了血吸虫病的远房叔叔，终于在太阳落山以前，赶到了馬山村。

到馬山不过八里路，可是她从来就没来过一趟。解放前，她是个不被人注意的女孩子，不懂得操心，只会跟着大人干点零碎活，外村的事，人們不跟她讲，她也不去打听。这几年，她在人們眼里很快的成长起来，她自己也成了个忙人。馬山村既沒成立农业社，又沒出現丰产田，要不是血吸虫防治站設在这里，她几乎要把她的邻村忘掉了。当她老远老远望見馬山村村口那棵老榕树，簡直想笑了起来：人哪，各干各的，长棵树也那么寒酸，孤零零的，就象长错了地方。

人都下田了，留在家里的也都忙着家务事。走进村，一时碰不到一个可以随便問句話的人。偶而瞥見一两个上年紀的妇女，不是忙着喂猪，就是头也不抬的用扁担搗洗地瓜，一轉眼，就又不見了。

幸好有几个泥腿污臉的孩子向他們圍攏来，看样子是剛从水塘里摸了魚上来，小手冻得紅通通的，新奇地望着这两个陌生人。

“治病气，”一个手里捏着条小魚的孩子，怯生生的說。看見姑娘溫和的点了点头，便大了胆子：“我知道，在我們祠堂里，我領你去。”

“你总是說祠堂，祠堂，那成了医院了。”另一个孩子用責备的口气这样糾正。

孩子們都自告奋勇的在前面領路，挤在姑娘身边的几个，兴高采烈津津有味的誇贊着：“我們这个医院可好啦！好多人，进去时要人抬着，一出来，就能下地干活。”“还給孩子种牛痘……”“还放小电影……”等到发现姑娘似笑不笑，好象又不怎么热心注意听，便不再說了。接着就小声的談起，明天要起个早，到塘里摸魚，誰也不許迟到。手里捏着一条魚的孩子却扫兴的說：“糟，明天摸不成，明天还要种树。”于是大声的爭吵起来，大一点的孩子露出很有經驗的神气說，春天总是偷偷来的，它不会給你信，等到半夜人都睡着了，春水一下子就灌滿了池塘，第二天起来，就只好站在塘边干瞪眼了。但最后都一致同意，还是先帮大人种树。

来到一座白粟粉新刷的祠堂門口，孩子們正要一窩蜂的散去，姑娘忽然問了一句：

“誰領你們种树？”問了又觉得多余。

“金福。”孩子們一个个搶先的回答，并热心地指着朝村口走来的那个人說：

“就是他，就是他。”有的还特意嘖嘖嘴唇。

姑娘只是随便向孩子們手指的方向漂了一眼，好象她这一問，只不过对馬山村还有人想得起种树表示詫异，她并不想真的認識这个人。她逕直的走进了祠堂。

神位菩薩都封在后面的供堂里，祠堂显得很寬大，稻草的甜香中，帶着一股淡淡的药味，戏台上下堆滿了病人用的床鋪草墊，却找不到一个人。姑娘領着病人，又退了出来，站在高高的石阶上，东张西望。

開闊的田野里，人們在忙碌。時時响起柔和的歌聲，清脆的  
笑聲。……

村里家家屋脊上，吐出縷縷炊煙，在微風中輕輕飄散。孩子們嬉鬧的聲浪聽不見了，整個村子，充溢着黃昏時分的靜穆。

“跟我們桃林村一樣，村里村外都是忙人。”姑娘想：“自己在家，也是這時候，又甜蜜又匆忙的燒起晚飯來。”兒只洗過澡的大白鵝，昂首闊步的從她面前走過，在一道籬笆跟前一對一對的分開了。“各走各的，各往各的窩里下蛋。”她差點噗哧笑了出來。

太陽碰着西山的山頭了，燒紅的雲彩漸漸褪色，一層灰暗的薄紗蒙住了村子，又聽見病人在趕路以後氣喘得更厲害，姑娘有些焦急起來。找不到醫生，病人怎樣安頓呢？使她特別心焦的是，今晚趕不回去，將要耽誤明天社里鋤麥了。剛才進村時，看見人家在鋤第二遍麥，青綠青綠的麥子，比得上自己社里的二畝豐產地。她一邊着急，一邊又有些納悶。

對門房子里走出來一個老婆婆，就象一點也沒覺察到石階上站着兩個人，伸長脖子朝村口望望，迅速使圍裙擦擦手，就又一頭鑽進屋去。

姑娘不由得也朝村口望去，那里走來一個身材高大的人，慢騰騰的，走幾步又回頭瞧瞧，好象丟掉了什麼寶貴東西在田里。“等你吃晚飯哩！三步一回頭的，怕凍壞了你那麥子！”姑娘一肚子氣，暗暗咕嚕着。

看吧，他索性站住了，挺有閑空似的拗斷一根下垂的榕樹的須藤，向左指指，又向右比比，隨手將須藤拋去，現出洋洋得意的樣子。這惹得姑娘越發急躁，恨不得大喝一聲，把他拉過來。她賭氣的想：有哪一點好，就這麼一棵不知長了多少年的老樹，

路上的猪粪也沒人拾，还高兴哩。你哪見過我們村子，我們村子四周全种了龙眼树，在村外，你望不見房屋，走进去，嘿，又是——一大片紅花綠叶的桃林。一想到自己村子，她的脸上就浮出了喜色。

走近来的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青人，高身材，闊肩膀，四方臉，晒得紅黑发亮。拿把鋤头，就跟掂一根吹火筒样的輕松。姑娘觉得頗有点象她社里的社长，不知怎么，心头不再那么气悶了。

年青人瞥了姑娘一眼，立刻就注意到她身后一个男人的蜡黄臉，和膨胀的肚皮，滿有把握地說：“治痹气的，是吧，要治，一定要治，庄稼人就凭的个好身体。”

“不治痹气，誰有工夫到这来。”但她沒有說出口，勉强嚥了下去。“你們村里人好忙哪！”不等年青人开口，又接着說：“好不容易找到祠堂，等了好大一会了，还見不着医生。”

“再等一会也找不到的。”年青人認真的說，“治痹气是分批治的，这一批病人明天才收；护士上县城領药，医生檢查他治过的病人去啦，你明天再走一趟吧。”

“明天？明天有明天的事，我今晚就得赶回去，摸黑也得赶回去。”她好象是在对医生說話，两只大眼睛閃亮閃亮的逼人。

年青人想：我这是好意，这大眼睛姑娘講話可倒挺刺人的，不象是初出門的姑娘。他不由得細心的端詳着她的紅扑扑的臉，和細高細高的身材，恍然省悟的說：

“那么你是桃林村的，唔，你就是——副社长！”

姑娘暗自高兴的微微点点头。但又想起，眼看到了农忙时节，当副社长的往外跑，病人要是社員也好，偏偏又是抱定主意要单干的自家叔叔，觉得很洩气，懊惱的咬紧嘴唇，用鞋尖輕輕的踢着石阶。

年青人并未觉察到这些，他在为姑娘惋惜，叫一个副社长空跑一趟，实在太对不住她，因而十分同情的说：

“横豎成立了社，就不比单門独戶了，一年有一年的計劃，一季有一季的打算，事多，人也忙，要走在人头里嘛，你說对不对。”

“你不知道，”姑娘轻松了些，昂起了头说：“我們社里修海堤，去了好几个人，社长也去了。”

“对呀！当社长的，总是搶着要紧的活干。”

“那你說鋤麦挑糞就不要紧？”姑娘认为年青人是在假充內行，自己沒入社，懂得倒不少，重重的抵塞了他一句。又怕人家誤会她，急忙說明：“我也爭着去修海堤，又不是我干不了，社长不肯嘛。等开支部会，我还要給他提意見。”說完，还气得噘着嘴。

“那也不必。社长走了，副社长不能跟着走，社里总要有人領導。”年青人平心靜气，显得很公正。

“当然，我要把社里的活干好，就跟社长在家一样。別让人覺得，社里离了社长就不行似的。”她把短短的黑发向后一甩，又說：“明天鋤完麦，后天进城挑糞，这些活，我都要自己檢查一遍，麦地里要不剩下一根草，糞池要滿滿的，糞堆要鼓鼓的，象座小山。社社长回来看吧！”

虽然年青人贊許的望着她，她說了却又覺得很是害臊，都还没干呢，先說了一大堆，自己也太不够老練，沒根沒由的在生人面前耍嘴，就是比不上社长踏实。

年青人原听得很专心，被姑娘的突然沉默，弄得頗为尷尬，似乎听见姑娘在暗中抱怨他：看吧，我头一回一个人負責，我打算得再好，也要被你們馬山村給耽誤啦……心中很是不安。躊躇

了一下，殷勤的把病人安頓到家，便領着姑娘去找醫生，決心要找到醫生。

兩個人一前一後走着，年青人滔滔不絕的誇贊醫生，提起了醫生，他就有了勁，話也多了，還偷眼瞧着姑娘是不是也高興起來。姑娘從一旁看他眉飛色舞，似聽不聽的，只是不開口。

一時找不到醫生，年青人反倒很滿意，更証實了他的話，對姑娘說：

“你看，我說對了吧！我們這陳醫生，你提著燈籠也找不到。”

“哼，對了，這麼難找的人。”姑娘的聲音并不高，但帶着點譏諷的味道。

“你是不知道，他有多好，他治好了多少人，他什麼樣的病都會治。”

“反正是你們村裡的，你看你多相信他。”

“是呀，我相信他，我打心眼里相信他，人家頭腦裡的病他都會治嘛。……”

年青人忙着招呼人，可是問了二、三家，不是搖頭，就是說，陳醫生那麼忙，到哪裡去找他。

他們加快腳步走着。

姑娘默不作聲，急匆匆趕路的样子，絲毫也沒有影响到年青人，他認為既然他誠心幫她找醫生，那就一定找得到，何必去多操心。他依然左顧右盼，越來越興奮，伸手指着眼前一大片田說：“幾十輩子，都種的單季稻，嘿嘿，今年要把它變成雙季稻了。”

姑娘一聲不响。她的步子小些，不得不特別挪快，好跟得上這位年青人。

“这是草梁，你看，比屋脊还高，都是小姑娘们起早摸黑，一捆一捆割回来的。她们，比你还小着哩。”年青人说着，停了下来，无限幸福的欣赏着路边的大草梁。

姑娘漫不经心的扫了一眼，又露出焦急的样子，望着西山头上剩得不多的太阳。

“这些呀，都是我们的社搞出来的。”年青人拍拍大草梁说。

“什么？”

“就是好，就是好，”年青人在自言自语。“头一年的开头，就闹出来这么多新花样。嗨，从前，种单季还忙不过来，谁有心去想双季，那不笑掉人家的大牙？小姑娘家，各攒各的私房钱，怎么也凑不到一块，更不用说，一大群一大群笑呵呵的，把荒山野岭上的柴草搬回家。”

姑娘惊异的望着，发急的问：

“你们成立了农业社？是什么时候？”

“上个月才搭好架子，说我有功，选我当搬工委员，唉，其实，我羞的想哭出来。……”

“好吧，既选了我，我就提议，先别嚷嚷，等搞出个名堂，再让人晓得，一晓得，我们就走到前头了。看见了草梁，话不由人，说溜了口，倒被你这个老社的副社长听去了。”

年青人沉浸在自己的喜悦中。一朵鲜花正在他心里开放，枝叶蠕动着，搔得全身痒痒的。他回头望了望姑娘，还是忍不住，兴致勃勃的找出话来：

“成立个社，不容易，你说，是不是？不容易吧！”

“那还用说。建社，不过是开头，还要巩固社扩大社，你都没有经过呢！”

这一下勾起了姑娘的心思，她用坚决的手势，阻止年青人插嘴：

“入社，要真心实意。象你刚才看见的那个病人，磨破了嘴唇，也不见他点头，一个桃林村，就被他这几个‘老楠树根’拖住了脚，气起来，恨不得撞他搬出村去。”

“你讲的也太吓人了！”

“吓人？我真的这么想过，叫‘老楠树根’心甘情愿入社，除非，除非到了社会主义。”

“不，不会那样。”年青人感触的说：“这好比是碗八宝饭，太急了嚥不下，太慢了又冷得冰心。依我说，什么人也别把他看死了，连我，都死心塌地的入了社。”

姑娘赶上两步，不明白地上下打量他。

“你别看我如今入了社，又当了社干，去年年底我还想放债、买田、发横财呢！”

“我不信。”姑娘扁了扁嘴说。

“去年年底我绕到沙洲上，差点陷了下去，如今，我不是也走到阳关大道上了。所以说呀，你不明白走弯路的人。”

“那是你，我们社里碰到的是‘老楠树根’，又湿又硬，哪能比？”

“到时候，‘老楠树根’也一样入社，人哪，总是朝前走。”

“那还要看是什么人。”姑娘扬了扬黑眉毛。

“你真的不信？好，我说了，你就会信的。”年青人又一次回过头来看看大草架，眼睛因兴奋而显得又大又亮，轻轻的嗽了嗽喉咙，带着自嘲的口吻讲下去：

“就说我吧，那时候可糊涂哩，说起来话长……

“我弟兄两个，都得了要死不活的脾气，一个男子汉，挺着